

從元稹、白居易詩論傳統文人的 親子關係

林宜青

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摘 要

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下，白居易、元稹二人皆極為渴望能夠有一個繼承志業的兒子，因此，即使有了女兒，亦不能填補他們無子的遺憾。白居易、元稹二人都曾寫過許多關於描寫對兒女之愛的詩作，且兩人皆曾遭遇喪女、喪子之痛，亦皆曾寫過以慨嘆無子為內容的詩篇，並多次以鄧攸自喻。因此，本文根據二人所寫詩篇探討中國傳統文人的親子關係。

關鍵字：白居易；元稹；女兒；無子

*通訊作者. Tel: 04-8355252

E-mail: greenamy0331kimo@yahoo.com.tw

壹、前言

白居易與元稹是交誼深厚，長期唱酬，詩名並稱一時的著名詩人。因此，後人屢屢將兩人並列進行比較研究。筆者在研讀白居易、元稹兩人的詩作時，發現他們都有許多關於描寫對兒女之愛的詩篇，且兩人又有著許多極為相似的遭遇。例如，兩人都曾寫過以「無子」為內容的詩篇；兩人都曾遭遇喪女、喪子之痛，並將之付諸篇什。因此，筆者興起以「從元稹、白居易詩，論傳統文人的親子關係」為題之意，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比較研究。

貳、白居易詩中的親子之情

白居易一生中只娶了一位妻子楊氏，生下二女一子。長女金鑾子，次女阿羅，么兒阿崔。在阿崔尚未出生前，白居易就屢次在詩中提到對自己無子繼承一事的遺憾，如〈酬微之〉¹、〈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²、〈自詠〉³等詩皆是。因此，當阿崔誕生時，白居易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可惜的是，阿崔沒有平安的長大成人。可想而知，這對晚年喜獲麟兒卻又必須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的白居易打擊有多大。在這三個孩子中，金鑾子與阿崔都只活了三歲，只有阿羅平安長大成人，結

¹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頁1531。〈酬微之〉：「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

² 同引前書，頁1387。〈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遙羨青雲裏，祥鸞正引雛。自憐滄海畔，老蚌不生珠。」

³ 同引前書，頁1622。〈自詠〉：「唯是無兒頭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

婚生子，為白居易添了外孫女引珠與外孫玉童兩個孫子。

（一）對兒女的關懷和期待

建中三年（782），白居易十一歲時，為避家鄉戰亂，隨母親舉家遷至父親白季庚任官的所在地徐州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境內），因而結識了小他四歲的鄰家女子湘靈。貞元六年（790），也就是白居易十九歲，湘靈十五歲時，兩人遂展開了一段愛戀。白居易對湘靈的思念愛慕之情，可從他作於貞元十六年（800）的〈寄湘靈〉⁴詩窺見一斑。然而，在門閥觀念極重的母親的阻止下，白居易雖曾多次爭取與湘靈結為夫妻的機會，卻始終沒有成功。最後只得在母親的逼迫下，於元和三年（808），也就是他三十七歲時，與楊虞卿的從妹楊氏結婚。

婚後一年，白居易的長女金鑾子誕生了。對於這個他在三十八歲時才獲得的女兒，白居易是非常喜愛的。金鑾子周歲時，白居易為她寫了〈金鑾子晬日〉一詩，詩云：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慚非達者懷，未免俗情憐。從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無夭折患，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⁵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白居易對金鑾子有多麼疼愛。不過才周歲，白居易已經想到為了好好撫育金鑾子，使她長成後能覓得一個好歸宿，而要將自己歸山的

⁴ 同引前書，頁784。〈寄湘靈〉：「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迴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憑欄干獨自愁。」

⁵ 同引前書，頁480

計畫往後延遲十五年。可惜的是，元和六年（811），也就是金鑾子三歲時，她便不幸夭折了。同年，白居易為這個早夭的女兒寫了〈病中哭金鑾子〉一詩，詩云：

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卧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有女誠為累，無兒豈免憐。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慈淚隨聲迸，悲腸遇物牽。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別是終天。⁶

元和八年（813），他又寫了〈念金鑾子二首〉，其一云：

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一朝捨我去，魂影無處所。況念夭化時，嘔啞初學語。始知骨肉愛，乃是憂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傷苦。忘懷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傷心，因逢舊乳母！⁷

其二云：

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邈來三四春。形質本非實，氣聚偶成身。思愛元是妄，緣合暫為親。念茲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暫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⁸

從這幾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失去金鑾子的白居易有多麼悲痛。「慈淚隨聲迸」道出了他初喪女的傷痛；「有女誠為累，無兒豈免憐」道出了他想撫育金鑾子長大成人的心情；「不是忘情人」則道出了他對早夭女兒金鑾子的思念。白居易於大和四年（830），五十九歲時所寫的〈夭老〉詩中

有這麼一句詩「少夭堪傷老又悲」⁹，寫的或許就是傷痛金鑾子早夭一事吧！

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四十五歲時，他的第二個女兒阿羅誕生了。翌年，白居易為阿羅寫了〈羅子〉一詩，詩云：

有女名羅子，生來纔兩春。我今年已長，日夜二毛新。顧念嬌啼面，思量老病身。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¹⁰

（二）無子的感傷

然而，有了阿羅的白居易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他始終想要有一個兒子來繼承衣鉢。因此，五十歲過後的白居易屢屢在詩中提到自己無子繼承一事。值得一提的是，與白居易並稱「元白」的元稹初時亦曾飽嚙無子之苦，因此，在兩人來往的篇什中時可見到關於無子的內容。如作於長慶三年（823）的〈酬微之〉：「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¹¹〈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各有文姬才稚齒，俱無通子繼餘塵。」¹²〈醉封詩筒寄微之〉：「無兒俱作白頭翁。」¹³作於寶曆元年（825）的〈吟前篇因寄微之〉：「何事遣君還似我，髭鬚早白亦無兒？」¹⁴〈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為解釋其義，依韻加四句〉：「其奈生無子。」「一聞無兒歎，相念兩如此。」「無兒雖薄命，有妻偕老矣。」¹⁵等皆是。除了與元稹往來的詩作外，白居易還有許多以無子為內容的詩篇。如作於長慶三年（823）的〈夜招周協律兼答所

⁹ 同引前書，頁 1956。

¹⁰ 同引前書，頁 1049。

¹¹ 同引前書，頁 1531。

¹² 同引前書，頁 1532。

¹³ 同引前書，頁 1537。

¹⁴ 同引前書，頁 1623。

¹⁵ 同引前書，頁 1428-1429。

⁶ 同引前書，頁 846。

⁷ 同引前書，頁 529。

⁸ 同引前書，頁 529。

贈)：「相憐別有意，彼此老無兒。」¹⁶作於長慶四年(824)的〈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遙羨青雲裏，祥鸞正引雛。自憐滄海畔，老蚌不生珠。」¹⁷作於寶曆元年(825)的〈自詠〉：「唯是無兒頭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¹⁸〈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詩見示，因以二絕和之〉之二：「弄璋詩句多才思，愁殺無兒老鄧攸。」¹⁹作於大和二年(828)的〈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我既無子孫。」²⁰等等。除了這些明顯點出無子的詩篇外，白居易還有兩首間接暗示其無子的詩作，即作於大和二年(828)的〈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之二：「唯生一女才十二。」²¹以及作於寶曆二年(826)的〈自喜〉：「身兼妻子都三口。」²²所謂的「身兼妻子都三口」指的便是白居易自己、妻子楊氏和生於元和十一年(816)的次女阿羅。而「唯生一女才十二」中的一女指的也同樣是阿羅。以上所列舉的十二首詩，最早的作於長慶三年(823)，白居易五十二歲時；最晚的作於大和二年(828)，白居易五十七歲時。由此可見，年過半百的白居易確實是以無子為人生一大傷痛事，因此才會在這六年的歲月中，不斷在其創作的詩篇中提及無子一事。我們也可由此看出，白居易是多麼的想要一個兒子。

(三) 有子的喜悅及得而復失的悲痛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五十八歲時，

終於如願以償的得到了一個兒子，他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巧的是，元稹在同一年也喜獲麟兒。白居易隨即在這一年寫下了〈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其一云：

常憂到老都無子，何況新生又是兒。
陰德自然宜有慶，皇天可得道無知。一園水竹今為主，百卷文章更付誰？莫慮鴻鵠無浴處，即應重入鳳凰池。²³

其二云：

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
一珠甚小還慚蚌，八子雖多不羨鴉。秋月晚生丹桂實，春風新長紫蘭芽。持盃祝願無他語，慎勿頑愚似汝爺。²⁴

同年，他又寫了〈阿崔〉：

謝病卧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繡小繡襦。玉芽開手爪，酥顆點肌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鶻。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²⁵

在這首詩中，「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四句道出了白居易久盼後終獲麟兒的喜悅心情；「膩剃新胎髮，香繡小繡襦。玉芽開手爪，酥顆點肌膚」四句則使阿崔的小兒形象躍然紙上；「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兩句則道出了白居易擔心阿崔會不會如同長姊金

¹⁶ 同引前書，頁 1376。

¹⁷ 同引前書，頁 1387。

¹⁸ 同引前書，頁 1622。

¹⁹ 同引前書，頁 1605。

²⁰ 同引前書，頁 1472。

²¹ 同引前書，頁 1869。

²² 同引前書，頁 1687。

²³ 同引前書，頁 1935。

²⁴ 同引前書，頁 1935。

²⁵ 同引前書，頁 1938-1939。

鑿子一般不幸夭折的憂慮心情，正因為根本不知道這個孩子是否能夠平安的長大，所以根本沒有閒暇去擔憂孩子是賢能的還是愚昧的。《唐宋詩醇》卷 25 說這首詩「寫小兒初生，端詳入細。一結喜極，不覺慮其將來，軟語心酸，逼真老人情景。」²⁶確實道出了白居易亦喜亦憂的複雜心情。大和四年（830），白居易又作了〈和微之道保生三日〉：

相看鬢似絲，始作弄璋詩。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莫興三日嘆，猶勝七年遲。我未能忘喜，君應不合悲。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但恐持相並，蒹葭瓊樹枝。²⁷

由「我未能忘喜」可明顯看出，雖然已過一年，白居易對阿崔誕生的喜悅心情仍是分毫不減。

不幸的是，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千盼萬盼得來的兒子阿崔夭折了，年僅三歲。在這一年中，他就寫了三首以么兒夭折為內容的詩篇。〈哭崔兒〉云：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為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²⁸

〈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云：

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世間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兒？蟬老悲鳴拋蛻後，龍眠驚覺失珠時。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蔭誰！²⁹

〈府齋感懷酬夢得〉云：「勞寄新詩遠

安慰，不聞枯樹更生枝。」³⁰由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阿崔夭折一事對白居易造成多麼重大的打擊。「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身後傳誰庇蔭誰」、「不聞枯樹更生枝」，觀看這些詩句，可以得知白居易的心情有多麼沈痛，似乎是連僅有的一線希望都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人能讓他寄予承家的厚望了。

阿崔死後，白居易又陸續在一些詩作中注入了無子的慨嘆。如作於大和七年（833）的〈把酒〉：「有子不留金，何況兼無子？」³¹作於開成元年（836）的〈老來生計〉：「鄧家無子不留金。」³²作於大和九年（835）至開成元年（836）間的〈題文集櫃〉：「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³³作於會昌二年（842）的〈北窗竹石〉：「無子方瑩獨。」³⁴這些詩句在在道出了白居易對沒有兒子承歡膝下，繼承志業的遺憾。

（四）新生的希望

所幸，白居易還有一個順利長大成人的女兒阿羅。大和九年（835），阿羅嫁給了談弘謨。開成二年（837）十一月，白居易的外孫女引珠誕生了。一個月後，白居易為她寫了〈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詩云：

今旦夫妻喜，他人豈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訝見孫遲。物以稀為貴，情因老更慈。新年逢吉日，滿月乞名時。桂燦熏花果，蘭湯洗玉肌。懷中有可抱，何必是男

²⁶ 愛新覺羅·弘歷編，《唐宋詩醇》，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688。

²⁷ 同注1，《白居易集箋校》，頁1963。

²⁸ 同引前書，頁1976。

²⁹ 同引前書，頁1978。

³⁰ 同引前書，頁1979。

³¹ 同引前書，頁2006。

³² 同引前書，頁2247。

³³ 同引前書，頁2072。

³⁴ 同引前書，頁2485。

兒？³⁵

阿崔死時，白居易言「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哭崔兒〉）引珠誕生時，白居易道「懷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兒？」（〈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可見引珠的誕生，多少彌補了白居易失去阿崔的傷痛和遺憾，為白居易帶來了另一個新生的希望與喜悅。

開成五年（840），白居易的外孫玉童誕生了。白居易為他寫了〈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詩云：

玉芽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茱萸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慶傳
媒氏燕先賀，喜報談家烏預知。明日貧翁
具雞黍，應須酬賽引雛詩。³⁶

從詩題「喜是男」三字即可看出這個在白居易六十九歲才出世的外孫玉童為白居易帶來了多大的喜悅。同年，白居易又作〈池上早夏〉一詩，詩中有「慵閑無一事，時弄小嬌孫」³⁷之句。從這兩句詩中，我們可以知道，玉童的出世使白居易在老來閒暇之餘，能夠享受含飴弄孫的樂趣，而不再有「誰伴白頭翁」（〈失鶴〉）的慨嘆。會昌二年（842），白居易又作〈談氏小外孫玉童〉，詩云：

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遺傳。
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
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
爭料得，東床空後且嬌憐。³⁸

從「笑指琴書欲遺傳」一句中，我們

可以看出白居易欲將其創作「留與外孫傳」（〈題文集櫃〉）的希望終於有了著落。

參、元稹詩中的親子之情

不同於白居易，元稹一生中共有三位妻妾。然而，他並不是坐享齊人之福，而是在妻子死後才再娶。元稹於二十五歲時，娶了第一任妻子韋叢。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云：「實生五子，一女之存。」³⁹然而，現只知其所存之女名保子，後嫁與韋絢為妻，其他子女名則不詳。韋叢死後，元稹納安氏為妾。安氏共為元稹生了一子二女，子名荊，二女名樊、降真。然而，安氏所生子女皆夭，無一倖存。安氏死後，元稹再娶裴淑為妻。裴淑為元稹添了三女一子，三女名小迎、道衛、道扶，子名道護（原名道保）。以下筆者便根據微之詩，探究其對兒女的關懷和期盼，及其中年的喪子之痛和晚年復獲麟兒的喜悅。

（一）對兒女的關懷和期盼

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歲時，與第一任妻子韋叢成親。元和四年（809），元稹三十一歲時，妻子韋叢去世。在這七年間，元稹的長女保子誕生了。從元稹現存的詩作中，雖找不到關於保子誕生的記載，然而，元稹在作於元和五年（810）的〈江陵三夢〉中，即以「撫稚再三囑，淚珠千萬垂」、「尚念嬌且駮，未禁寒與飢」⁴⁰等詩句道出了他對女兒保子的愛。同年的

³⁵ 同引前書，頁 2324。

³⁶ 同引前書，頁 2417。

³⁷ 同引前書，頁 2417。

³⁸ 同引前書，頁 2536。

³⁹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頁364。

⁴⁰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8月，頁101-102。

〈有鳥二十章〉之一：「珠丸彈射死不去，意在護巢兼護兒。」⁴¹或許也是藉著老鴿，寄寓自己誓死保護女兒的心意吧！

然而，如同白居易一般，元稹並不因為有了保子而感到滿足，他是想要有一個兒子的，這一點從此後兩年元稹寫了數篇慨嘆無兒的詩作可以得到證明。如作於元和四年（809）的〈三遣悲懷〉之三：「鄧攸無子尋知命」⁴²即是一例。值得一提的是，詩人作於同年的〈諭子蒙〉：「撫稚君休感，無兒我不傷。」⁴³詩雖言「無兒我不傷」，然而，通讀元稹的詩作，僅有此詩透露出「不傷」的情感，因此，筆者推斷這或許是詩人為了安慰子蒙，希望子蒙不要因為詩人無兒而不敢在詩人面前「撫稚」而作的，並非詩人由衷之語。因此，「無兒我不傷」一句是不能脫離前句「撫稚君休感」而獨立理解的，否則，極易造成對詩人無兒態度的誤解。筆者認為，元稹對無兒一事深感遺憾是無庸置疑的，這一點可以從元稹作於元和五年（810）的幾篇詩作得到證明。如〈陽城驛〉：「無兒悲鄧攸。」⁴⁴既是悲嘆鄧攸無子，亦是悲嘆自己無兒。再如〈江陵三夢〉：「囑云唯此女，自歎總無兒。」⁴⁵亦表達了對無兒的慨嘆。

元和六年（811），元稹三十三歲時，納安氏為妾。同年，安氏為元稹生了他的第一個兒子荊。此後數年，直到長慶元年（821）荊夭亡前，元稹不再有以慨嘆自己無兒為內容的詩篇。元和七年（812），安氏生女樊。元和八年（813），安氏生女降

真。此時，有兒有女的元稹創作了數篇描寫兒女情態的詩作。如作於元和六年（811）的〈六年春遣懷八首〉之四：「婢僕曬君餘服用，嬌癡稚女遶床行。玉梳鈿朵香膠解，盡日風吹玳瑁箏。」⁴⁶之六「身將稚女帳前啼。」⁴⁷之七「童稚癡狂撩亂走，繡毬花仗滿堂前。」⁴⁸再如作於元和五年（810）至元和九年（814）間的〈表夏十首〉之八：「養子將備老，惡兒那勝無？」⁴⁹作於元和十年（815）的〈夜坐〉：「孩提萬里何時見？」⁵⁰等詩，都是這一類作品。

元和十一年（816），元稹三十八歲時，再娶裴淑為妻。元和十四年（819），與安氏所生之女樊殤，而降真在此之前亦已殤。試看元稹作於元和十四年（819）的〈哭小女降真〉：「雨點輕漚風復驚，偶來何事去何情？浮生未到無生地，暫到人間又一生。」⁵¹由「浮生未到無生地，暫到人間又一生」可知，降真在元和十四年（819）之前確已夭亡。同年，元稹又作了〈哭女樊〉與長詩〈哭女樊四十韻〉二詩。從〈哭女樊四十韻〉中「最憐貪粟妹，頻救懶書兄」⁵²二句可看出樊與哥哥荊和妹妹降真的深厚情感；「和蠻歌字拗，學妓舞腰輕」⁵³則將樊的學習情形描寫的栩栩如生；而由「病是他鄉染，魂應遠處驚。山魃邪亂逼，沙虱毒潛嬰。母約看寧辨，余慵療不精」⁵⁴數句可知樊是因為染病後沒有得到

⁴¹ 同引前書，頁 292。

⁴² 同引前書，頁 99。

⁴³ 同引前書，頁 98。

⁴⁴ 同引前書，頁 16。

⁴⁵ 同引前書，頁 101。

⁴⁶ 同引前書，頁 104。

⁴⁷ 同引前書，頁 104。

⁴⁸ 同引前書，頁 104。

⁴⁹ 同引前書，頁 76。

⁵⁰ 同引前書，頁 225。

⁵¹ 同引前書，頁 105。

⁵² 同引前書，頁 106。

⁵³ 同引前書，頁 106。

⁵⁴ 同引前書，頁 105。

妥善的醫治而導致其夭亡的。從〈哭女樊〉的「何事巴猿不賸鳴？應是一聲腸斷去，不容啼到第三聲。」⁵⁵以及〈哭女樊四十韻〉的「猿有斷腸鳴」、「此中臨老淚，仍自哭孩嬰」⁵⁶數句則可看出樊的夭亡帶給元稹多大的悲痛，使得元稹老來仍為女兒的夭亡淚流不止。只聽一聲猿鳴即使人斷腸，又怎麼能夠忍受聆聽一聲又一聲的哀鳴呢？

（二）中年的喪子之痛

不幸的是，繼降眞與樊之後，長慶元年（821），元稹四十三歲時，他與安氏所生的兒子荊也夭亡了。試看他的〈哭子十首〉：

維鵜受刺因吾過，得馬生災念爾冤。
獨在中庭倚閤樹，亂蟬嘶噪欲黃昏。

纔能辨別東西位，未解分明管帶身。
自食自眠猶未得，九重泉路記何人。

爾母溺情連夜哭，我身因事不時悲。
鐘聲欲絕東方動，便是尋常上學時。

蓮花上品生眞界，兜率天中離世途。
彼此業緣多障礙，不知還得見兒無？

節量黎粟愁生疾，教示詩書望早成。
鞭朴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

深嗟爾更無兄弟，自歎予應絕子孫。
寂寞講堂基址在，何人車馬入高門？

往年鬢已同潘岳，垂老年教作鄧攸。
煩惱數中除一事，自茲無復子孫憂。

長年苦境知何限？豈得因兒獨喪明！
消遣又來緣爾母，夜深和淚有經聲。

烏生八子今無七，猿叫三聲月正孤。
寂寞空堂天欲曙，拂簾雙燕引新雛。

頻頻子落長江水，夜夜巢邊舊處棲。

若是愁腸終不斷，一年添得一聲啼。⁵⁷

從這十首〈哭子〉詩中，可以看出元稹對早夭兒子荊的思念與失去兒子的傷痛之情。荊的早夭，使元稹自責萬分，「維鵜受刺因吾過，得馬生災念爾冤」道出他認為荊之所以會早夭，都是因為自己的過失。而「頻頻子落長江水」指出了降眞、樊、荊一一夭亡的事實。至於「自歎予應絕子孫」、「垂老年教作鄧攸」，則道出了荊的夭亡，使得元稹有子繼承志業的希望破滅了。此外，作於長慶三年（823）至大和三年（829）間的〈感逝〉：

頭白夫妻分無子，誰令蘭夢感衰翁？
三聲啼婦卧床上，一寸斷腸埋土中。蜩甲暗枯秋葉墜，燕雛新去夜巢空。情知此恨人皆有，應與暮年心不同。⁵⁸

以及〈妻滿月日相唁〉：「十月辛勤一月悲，今朝相見淚淋漓。狂花落盡莫惆悵，猶勝因花壓折枝。」⁵⁹也同樣是悲痛降眞、樊、荊早夭的詩篇。

此後，直到大和三年（829）道護誕生前，元稹又作了數篇慨嘆無兒的詩作。如作於長慶三年（823）的〈樹上烏〉：「一鳥不下三四雛。雛又生雛知幾雛？老鳥未死雛已烏，散向人間何處無？」、「吾不會天教爾輩多子孫，告訴天公天不言。」⁶⁰數句道出了元稹無法領悟為什麼老天讓烏鴉多子多孫，人間處處可見，卻吝於賜給自己一個可以繼承志業的兒子的心情。〈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爲六韻之作〉：「蔡女圖書雖在口，于公門戶豈生塵。商瞿未老猶希

⁵⁷ 同引前書，頁 107。

⁵⁸ 同引前書，頁 108。

⁵⁹ 同引前書，頁 108。

⁶⁰ 同引前書，頁 304。

⁵⁵ 同引前書，頁 105。

⁵⁶ 同引前書，頁 106。

冀，莫把贏金便付人。」⁶¹亦道出了無兒的慨嘆，並表達仍舊希望自己能夠得到一個兒子的渴望心情。〈郡務稍簡，因得整比舊詩，並連綴焚削，封章繁委篋笥，僅逾百軸，偶成自嘆，因寄樂天〉：「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它誰？」⁶²則道出了後繼無人，不知道能將自己的文集交付給什麼人的憂慮心情。而作於大和二年(828)的〈聽妻彈別鶴操〉：「商瞿五十知無子，便付琴書與仲宣。」⁶³也同樣寄寓了無子的慨嘆。

(三) 晚年復獲麟兒的喜悅

值得慶幸的是，大和三年(829)，元稹五十一歲時，裴淑為元稹添了一個兒子，他就是元稹這一生中的第二個兒子道護(原名道保)。這對曾遭喪子之痛卻仍舊一直希冀有個兒子繼承志業的元稹，帶來了多大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道護生三日，元稹便為他寫了〈道保生三日〉一詩，可惜這首詩已經亡佚了。不然，我們必可從這首詩中分享元稹晚年喜獲麟兒的喜悅心情。

肆、結語

經由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白居易、元稹皆曾遭遇喪女、喪子之痛，亦皆曾寫過以無子為內容的詩作。不同的是，白居易曾專門為他的每一位兒女寫作詩篇。他為長女金鑾子寫了〈金鑾子晬日〉。金鑾子死後，又為她寫了〈病中哭金鑾子〉、〈念金鑾子二首〉。為次女阿羅寫了

〈羅子〉。為夭兒阿崔寫了〈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阿崔〉。阿崔死後，又為他寫了〈哭崔兒〉、〈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更甚者，白居易也專門為他的外孫女與外孫寫作詩篇。如為外孫女引珠寫了〈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為外孫玉童寫了〈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談氏小外孫玉童〉。相較而言，元稹並沒有專門為每一位兒女寫作詩篇。他只在降真死後，為她寫了〈哭小女降真〉。在樊死後，為她寫了〈哭女樊〉、〈哭女樊四十韻〉。在荊死後，為他寫了〈哭子十首〉等詩。在道護出生後，為他寫了〈道保生三日〉。至於保子、小迎、道衛、道扶，元稹則無專門寫作的詩篇。且由於元稹子女的生平記載亦不似白居易子女般詳盡，因此，研究起來較為困難，僅能大略提及。

再者，經由以上的論述，我們也不難看出白居易、元稹對兒女的愛及無子對他們的影響。白居易對湘靈的執著，使得他直到三十七歲才奉母命成婚。婚後的第一個女兒又不幸早夭，雖然次女順利長成，還是使他產生了無子的慨嘆。之後，喜獲麟兒卻又痛失愛兒的打擊，更是加深了他無子繼承的遺憾。而元稹亦有著相似的遭遇。元稹在第一個女兒出生後數年，即有了無兒的慨嘆。之後，又同白居易一般遭受了喜獲麟兒卻又痛失愛兒的打擊。直到第二個兒子道護出生，才使元稹有了卻望子繼承的心願。由於白居易、元稹皆曾有過無子的慨嘆，因此，他們在詩中皆曾自比

⁶¹ 同引前書，頁 248。

⁶² 同引前書，頁 247。

⁶³ 同引前書，頁 242。

鄧攸⁶⁴。白居易的「愁殺無兒老鄧攸」(〈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詩見示，因以二絕和之〉)、「依前重作鄧攸身」(〈哭崔兒〉)、「身是鄧伯道」(〈題文集櫃〉)、「鄧家無子不留金」(〈老來生計〉)，元稹的「鄧攸無子尋知命」(〈三遣悲懷〉)、「無兒悲鄧攸」(〈陽城驛〉)、「垂老年教作鄧攸」(〈哭子十首〉之七)等詩句既是憐惜鄧攸，同時也是借人託志，抒發自己無子繼承的遺憾。對於白居易而言，這樣的遺憾，在外孫玉童與外孫女引珠出世後，或多或少得到了彌補，也使得他滿腔的慈愛與志業終於有了寄託的對象。而對於元稹而言，這樣的遺憾，在道護出生後，終於被弭平了。道護的出生，使得元稹在五十一歲時，還能夠浸淫在有子的喜悅之中，也使得享年五十三歲的元稹，能夠不必抱著無子繼承的遺憾離開人間。

參考文獻

-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8月。

-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
- 愛新覺羅·弘歷編，《唐宋詩醇》，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2000年。
-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

⁶⁴ 《晉書·良吏傳·鄧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攸棄子之後，妻子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Research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from the poems of Bai Ju Yi and Yuan Zhen

Yi-Ching Lin

Graduate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Bai Ju Yi and Yuan Zhen are both want have a son to continue their business. Therefore, even they already have daughters; it is also a pity thing for them that they do not have a son. Bai Ju Yi and Yuan Zhen are both ever writing many poems that about their love for their children. Beside that, they are both ever experienced the pain that losing their daughter and son and writing many poems that about they have no son. And then, they regard their experiences are as Deng You, so they mentioned Deng You in their poems many times. Therefore, the aritle will research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China.

Keywords : Bai Ju Yi; Yuan Zhen; Daughter; No Son